

香港讀藝術意味着「捱窮」？之三

資助政策限制多挫港戲劇發展力 投身小劇場 夾縫中求生

做藝術等於「捱窮」？對於藝術專業的畢業生來說，走出校門，意味着真正開始面對嚴酷現實的試煉。以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專業為例，畢業生所要面臨的考驗不只是「去哪個劇團」，更是「是否還能留在戲劇產業中」。坊間現有的全職劇團主要有中英劇團及香港話劇團，每年的職位空缺十分有限，不可能完全吸納畢業新生，越來越多的戲劇新人選擇成為自由職業者，白天從事其他職業以維持生活，晚上則參加劇團排練參與創作，更有人另闢蹊徑，與同好一起創立劇團，延續自己的藝術夢想。

香港小劇場近年來演出增長不少，不時有新的劇團冒出來。投身小劇場，對戲劇畢業生而言，是主流劇團之外的另一條路，然而這條路荆棘滿途，乃是夾縫之中求生存。

探、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儀雯、尉璋



拉闊劇團劇目《莫扎特之死》劇照。

小劇場的誕生可以追溯到上世紀四十年代在蘇格蘭愛丁堡開始的小劇場運動，1947年，愛丁堡藝穗節(Edinburgh Festival Fringe)開始舉辦，每年在8月呈現為期約三周不同類型的演出，在各種場地舉行的劇場演出是其中一類。「Fringe」一字本身有邊緣的意思，與一般的國際性藝術節相比，藝穗節強調「小」，鼓勵多元與大膽創新；不設任何審查，只要能找到場地，任何人都可進行演出，很有種野蠻生長的原始活力。

本地小劇場仍處播種階段

「香港的小劇場同樣都是實驗性居多，(小劇場的「小」)並非由空間來定義，卻是由精神層面去劃分。」從事電台節目主持、藝術活動策劃、藝術教學及專欄寫作的文化人曲飛，認為小劇場的一大特點是劇目大多着重於觸碰觀眾的心靈，而非看重票房的收益。他將小劇場比喻為一家小店，職業劇場則像一般的連鎖商店；同樣都是提供商品，小店卻帶有一種人文關懷的色彩。

在曲飛的觀察中，香港的劇場觀眾佔總人口比例本身就不高，主流觀眾外，會選擇欣賞小劇場劇目的人就相對更加多。單看香港劇場的發展，會覺得遠比西方國家或地區落後，但曲飛卻認為這種比較需要具體分析。西方國家在藝術方面的體系完善、生態好、觀眾有質素、藝術家也有保障，所有的這一切乃經過多年的改革與變遷而成。香港現在則尚在一個播種階段。

他憶述，六七暴動後，英政府為了給市民一個「寄託」，而開始了對文娛活動的支持，並在上世紀八十年代



文化人曲飛。

開始設立香港演藝學院。發展至今，不過近五十年的時間。現階段，香港劇場的發展仍面臨不少困境，小劇場更是如此，政府亦沒有形成成熟的政策來協助業界。所以每經過一段時間，總有人會選擇離開劇場，投奔其他職場，但也有人會堅持下來，用不同的方式讓小劇場發展起來。

曲飛認為，香港劇場的生態本身就存在掣肘。拿香港政府給予文化藝術的資助政策來說，2018至2019年度香港政府一共撥款約5,400萬港幣支援藝術團體以及藝術工作者，但僧多粥少，不少劇團，特別是新晉劇團發展條件艱難，投身劇場的人大部分都需要邊做戲、邊教書，無法單純靠藝術創作來養活自己。

對於政府的資助，劇團即使申請成功，也需要熬過當中還沒有收到資金、至少半年的空窗期，另謀生存方法。而整體來說，政府將大部分的資源都投放於職業劇團中，對於年輕創作者或畢業新生的支持則較為缺乏。「這個政策讓香港戲劇發展力下降，很多畢業生出來從事演藝事業，沒有成功就會轉行，這漸漸成了一個惡性循環。」拉闊劇場的藝術總監梁永能(Dymo)認為，現有文化政策充滿各種限制，無法幫助對藝術有熱忱的人。而為了擺脫這種掣肘，Dymo堅決不依賴政府的資助，投身於小劇場，對他來說，是另闢蹊徑求創作，而其間之艱辛，冷暖唯有自知。

綠葉劇團的藝術總監黃俊



綠葉劇團駐團導演暨藝術總監黃俊。

達則提到，近年來觀察到內地已經開始有私人資助藝術的形式，「不會問你怎麼做，不只是看數字，而是真的喜歡你的創作。香港有沒有(這種模式)呢？我希望有，但是我還沒有見到。」他也指出，規模中型的劇團較難拿到資助，因為不夠大，覆蓋面上有局限。他期待未來本地可以探索出一些新的資助可能，例如由商業品牌支持藝術團體去進行創作等，讓藝團跳出僅僅依靠政府或藝發局的怪圈，找到更多元化的發展路徑。

軟件發展的滯後令人擔心

除了資助政策，演出場地的緊缺也是小劇場創作需要面對的一大問題。「排場好戲」的藝術總監李健文(Simon)就指出，香港演出場地不足，業界大多依賴的都是市政局的演出場地，其中適合小劇場的盒黑劇場不足十個，而這些場地租金並不便宜。「反觀英國的小劇場能真正發展起來的原因之一，是因為其房地產的增長沒有香港的速度快，場地沒有加租對小劇場的演藝發展其實很重要。」為了節省房租，本地有些小劇場演出會選擇工廠大廈內的空間進行，但這容易觸犯法律，因為這些場地大多沒有安全的消防通道，拿不下牌照。於是很多時候劇團找到了合適的場地演出或者排練，但是基於

政府的安
全理由卻無法租用。
Simon認為，這除了展現政府的政策靈活性不足以外，更突顯了政府在鼓勵文化發展方面缺乏真正的積極性。

現在西九全面發展在即，更多的演藝空間正在建成，場地問題是否能夠得到緩解，則有待觀望。而曲飛認為，比起硬件，「軟件」發展的滯後其實更令人擔心。例如在現有的社會環境和業界機制下，演藝專業的學生未必都能全身心投身藝術創作，而大多需要從事其他工作來維持生活，某種程度上是在不斷消耗創作熱情和創作能量，進入一種惡性循環。另一方面，在香港，戲劇觀賞經驗也遠未普及。香港的教育體系中沒有教導學生如何欣賞藝術，讓人對藝術產生距離感，甚至恐懼。要改善劇場的現狀，拓寬小劇場的演藝空間，始終要從教育做起，而這並非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長時間的播種及堅持。



「排場好戲」藝術總監李健文。

怨：幸：心中之火仍未熄 付出與收穫不成正比

在香港從事小劇場創作，時刻面臨生存壓力。

2010年憑《莫扎特之死》在香港小劇場獎獲得最佳導演和最佳男主角提名的梁永能，畢業於演藝學院戲劇學院，在劇場浸淫十八年，成立拉闊劇團也已經有十五年。他憶及2004年劇團成立時在藝穗會演出，平均下來工作人員最後也拿不到一千塊的收入，根本不足以維持基本生活。「我覺得這是不妥當的，因為每個人都用很多時間去排練，但是支出和收入完全不成正比。」

2006年，Dymo唯一一次嘗試離開劇場到學校裡面當老師，三天就拿一萬到兩萬的收入，日子很是安逸。但一年後，Dymo開始懷疑人生的方向，最後決定辭去學校的工作，回去重新做劇場，這時原有的團員中數人都因為家庭或生活而離開，只剩下兩三個人。2009年，Dymo打算完成一次大製作後將劇團結束，然而卻剛好遇上一次意外削減資源，被迫從空間較大的香港文化中心再次移到比較小的藝穗會。但是因為那次製作成本很高，Dymo計算過，即使全院滿座，最後也會虧掉八萬元。「要不停『找數』才可以讓這件事運行。」為了填補這個資金上的缺口，Dymo除了排戲，一天還要打三份不同的工作賺錢，最後卻積勞成疾，需要馬上動手術。康復之後Dymo硬撐到演出完成，幸運的是雖然短暫賠上了健康，卻也換得更加團結的團隊。

幾度幾乎放棄，若不是熱愛未熄，Dymo難以支持至今。到現在，劇團發展初上軌道，演出又獲得了香港小劇場獎的提名，也漸漸多了巡迴演出的機會，Dymo才得以逐漸將經營劇團轉為全職工作。

問黃俊達，是否思考過做戲劇的「出路」何在？「也沒有想過用戲劇來賺錢。」他說。雖然生存困難，他仍希望堅持小劇場的創作。一來，劇團規模小，巡演成本不高，更方便出外交流；二來，小才能夠保持靈活性，「我們沒有想過要變成一個大團，因為變成大的團就牽涉制度，很多東西會變得公式化，大家就會失去了那份真。」他憶及從前暑期在牛棚排練，沒有冷氣十分難捱，但大家心中熱情高漲，把所有不利條件當作磨煉。「小劇場的吸引之處是離觀眾很近，可以大膽嘗試很多東西，有很多可能性。劇場最重要的元素是人，一班有火有熱情的人聚在一起，劇場就是需要這種氛圍。……現在我們劇團，大家都可以隨時離開，也可以隨時回來。劇場付出的時間很多，但收入很少。我們的終極目標是找到創作的體系，可以有系統地感染人去創作，尋找怎麼用工具表達自己。而劇團，就是這班人保持單純地在一起。」



Dymo(後排右五)與拉闊劇團的成員合照。

業餘小劇場團隊的堅持

排場好戲藝術總監李健文(Simon)，當年毅然放棄高薪厚職，在2006年成立排場好戲，僅僅因為想做自己感興趣的事。「藝術是對我覺得好的東西，我不會考慮社會是不是接受。」曾經在傳媒行業工作多年的他，覺得自己無法待在一個「行業」當中，因為要考慮的太多。相反，小劇場卻提供了一個途徑讓他可以表達和分享其他媒介沒有的東西。

《老豆，我返嚟食飯》是Simon編導的一個劇目，內容非常簡單，講述三十多歲的兒子和父親的關係，當中發現傳統文化帶給我們很多的禁忌，用小劇場的方式呈現電視電影無法創造的一個空間。劇目結束以後，其中一個觀眾分享自己雖然看戲的時候沒有太大的感覺，但是就哭起來，因為他發現自己已經很久沒有跟爸爸聊天。「演出成功和失敗都是在於究竟有沒有引發觀眾意想不到的反應。藝術的『成效』一定要多於你自己『計算』的才有意義。」Simon認為小劇場除了能夠與觀眾在同一時空交流外，引來觀眾真摯的反

思，就是它最高的價值。

小劇場拉近人的距離

黃毅謙(William)是劇團排場好戲的其中一個業餘演員，三十餘歲的他正職是一名牙科醫生。William首次接觸戲劇是在小學的畢業營，那時就認定戲劇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但因為要專注於學業，再次接觸戲劇演出已經是大學參與校外戲劇課程的時候。近日William正為排場好戲小劇場的劇目《哭笑是Hong Kong》籌備演出，需要兼顧全職工作的同時還要排戲，難免要犧牲與家人和朋友見面的時間，但是演出結束以後他覺得一切都值得，因為小劇場總有一份無法抗拒的吸引力。「和一大班原來互不相識的人經歷一段時間，合作完成一件事，無論結果是好還是

不好，大家都會變得很親密，這些都是成年以後很難找到的感覺。劇場總是讓人與人之間更貼近。」小劇場除了將William與人的距離拉近以外，他認為小劇場比起專業劇團，可以有更多空間做實驗性的嘗試，藝術發展空間比較大。

過去修讀理科的William，求學時期能夠接觸基礎戲劇的機會不多，反觀國外的學生從小就開始朗讀劇本，每年學校都有至少一次戲劇製作，接觸面就比香港學生要廣。「明明是名著，我們好像都沒有讀過。」William認為即使學校

Simon(右二)與排場好戲成員合照。



用文學的角度去看名著，演繹出來的效果是不一樣的，分析的方法也不同。能夠有機會演繹劇本，會對裡面的情感有更深的理解；對於做人處事也會有不的一樣的態度。



William認定戲劇是他生命其中一部分。